

宋代世俗雕塑的典范

——晋祠宋塑侍女像

□ 丁 灏 谢 枫

雕塑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闪耀着古老民族不朽的文化光芒,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雕塑的诞生、发展与成熟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同步,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北宋王朝的雕塑在经历了隋唐的鼎盛逐渐趋于平和,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宗教造像的世俗化、题材形式的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在众多现在的宋代雕塑中,不乏注重生活、写实传神、饱含创作激情的艺术精品。有的作品甚至达到神人交融、艺术和人性高度统一的境界,晋祠宋塑侍女像堪称其中的典范。

晋祠宋塑侍女像保存于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晋祠的圣母殿内。相传圣母邑姜为西周时期周武王的王后,是周成王姬诵及其胞弟晋国的首任诸侯叔虞的母亲,是我国历史上一位真实的人物。

宋塑侍女像是按照宋代宫廷侍从的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制度来塑造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宫廷制度和生活的规制,明显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等级森严的作品主题思想。“三纲”出于荀子;“五常”来自孟子,到了汉代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宋明理学家所创立的理论体系使宗法封建制更加理论化、固定化,特别是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纲常论证为“天理”,把违反它的都斥之为“人欲”,将封建宗法推到了极至,对后世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是非标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纲五常”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构架,又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依托,

作为描写封建宫廷制度和生活的雕塑艺术,必然要遵循这一政治结构中的规范。晋祠的宋代彩塑就是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这一组群像既没有高雅端庄、慈眉善目的慈悲菩萨,也没有威武雄壮、凶相毕露的天王力士,它所渲染的是现实社会中世俗生活的意绪,它所表现的依然是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家思想的意旨。所以这组作品渗透着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道德的内涵,表现着“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观念,正如荀子所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有称者也”。

晋祠宋塑侍女像的艺术价值在于传神。众所周知,传神是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最高标准。所谓传神是作者对于所要塑造的作品的神态、神情、神采、风姿等的深刻雕塑,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对作品外部表情的塑造,揭示其作品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境界。这就是我国的艺术家们千百年来,不辞辛苦地所要追求的传神艺术。

我国的学者对于传神艺术早有论述。战国时的荀子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把传神艺术总结为“形具而神生”。东晋时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创作理论。唐代的美学理论家张彦远把气(神)提高到最高美学境界,他认为不仅是“气韵生动(传神)”,而且要出乎自然。“所以从唐代以后‘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理论,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艺术创作和评论艺术作品的准则。艺术家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对于人和事物的细致观察,在构思中通过形象思维达到真实的所要追求的创作境界,这样才不致陷入摹仿,才能体现其作品,既以人间世俗生活为原形,又超越了这一固定的模式,而是

以“融万趣于神思”达到传神艺术的最高水平。

晋祠的侍女像一共有43尊,除神龛内两尊小像为明代补塑,其余41尊全部为北宋元祐二年的原塑。圣母邑姜凝神端坐在殿内中央高大的神龛宝座上。她头戴凤冠、身着祿衣,一双似睁非睁的眼睛在斜长的双眉下,闪烁着威严的光芒,微微下垂的嘴角和镇定难测的神态,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贵族统治者的风范。与圣母邑姜的端庄威严成鲜明对比的是侍女宦官们的抑郁愁怅,这组侍女从像一共有42尊,其中有5尊宦官像,4尊着男服的女官像,其余为不同职务的侍女像,从她们的形态、服饰以及手持的物品来看,可分为洒扫侍女、梳妆侍女、奉饮食侍女、侍起居侍女、音乐歌舞侍女和文印翰墨侍女等等。宋代的民间工匠们在塑造这组侍从像时,完全突破了宗教造像的理念和仪轨的束缚,大胆采用了现实传神的艺术创作手法,他们凭借着自身精巧的构思、高超的技艺,以及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将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年龄、性格和经历的侍女们,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她们有的活泼可爱、天真无邪;有的沉默寡言、老于世故;有的温文尔雅、楚楚动人;有的高傲冷艳、盛气凌人。正可谓举手投足之间,顿生姿态万千,凝神沉思之际,尽显世态人情。

晋祠的宋塑侍女像在遵从主题塑造的前提下,特别注重人物面部表情的刻画和人体各部分制作的得体与和谐,藉以表现其人物的不同年龄、经历、性格、职务、神情、神态和情绪等,达到形神兼备的最佳艺术效果。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几尊塑像的特征。

掌印的侍女。她面相圆润,身材丰满,从上扬的双眉,下垂的眼睑可以看出她的高傲矜持,不苟言笑。左手托印,右手轻扶,身体微微前倾,则显示出她的谨小慎微,忠于职守。她身居要职,深得圣母的信任,因此,高傲自信,盛气凌人,但由于责任重大,深恐出现闪失,所以格外小心,内紧外松。通过作者精巧的构思,细腻的刻画,把这位侍女塑造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从事司药(尚药)的侍女。一双弓形眉,上眼睑呈弓形,下眼睑呈平行线,眸子在正中间,倦怠无力,显得无精打采,无可奈何。

老态龙钟的宦官。曲腰弓背,头戴平巾绩,身着圆领右襟长衫,脚穿马皮长统靴,窄裤,腰系革带,右肩搭抹桌用的长巾,眸子在眼睑的正中,双手恭于胸前,唯唯诺诺,好像在倾听主人的训斥。

两尊站在神龛外的宫娥。一梳云髻,一梳螺髻,

神态拘谨,谨小慎微,整个造型作侧耳倾听,欲行又止之状,好像欲离岗位又在窥视圣母的神色,唯恐一时不慎受到圣母的责罚。

中年侍女。她挺胸抬头,稳重端庄,双目平视,眼神平和,肌肉僵硬,面无表情。这位入宫多年的侍女,深知宫廷生活的艰辛和人心的险恶,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她只得强压自己的喜、怒、哀、乐,尽量伪装出一付成熟稳重、与世无争的姿态。

年过半百的宫娥。她头戴高冠,身披薄纱,身材清瘦,姿态优雅,一看便知年青时是一位歌舞侍女,从她凝视的双目,下抿的嘴角,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哀怨和悲愤。这位昔日倍受圣母喜爱的歌舞侍女,如今已人老珠黄,失去宠爱,留下的只有无限的回忆和凄惨的岁月。

年幼的侍女。她头大身短不成比例,宽大的衣裙裹着娇小的身躯,松松垮垮,不合人体,一看便知是位未成年的少女。她的姿态含蓄自然,双手玩弄着一条色彩鲜艳的手帕,略带稚气,拘谨好奇,温静含羞,完整地表现了刚入深宫的少女既好奇兴奋,又茫然畏惧的复杂心情,使人见后倍加怜悯。

年轻的侍女形象。从她微侧的头部、斜视的双目、上抿的嘴角,以及扯袖的动作来看,这是一位刁蛮任性、聪颖洒脱、伶牙俐齿的侍女。可能她进宫的时间不长,对宫廷生活的复杂和艰辛还不了解,因此表现出一副率直任性,我行我素的神态。

扮演“小旦”的侍女。她头部微垂,美目传神,含羞带笑,手握绣巾,身材俊俏飘逸,正是窈窕淑女的形象。从她的侧面来看,眼角微微红肿,似含清泪,紧握绣巾的双手似乎在力图按捺心中的悲伤。这些细微的刻画,充分表现出这位常年被幽禁深宫失去了自由,埋葬了青春的侍女的哀愁和寂寞。正如唐代诗人所描绘的:“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三千宫女胭脂面,哪个春来无泪痕。”

低头含笑的侍女。面部凝聚着一种神秘莫测的笑意,这种笑意表现在她的眉宇间、双眸中、丰满的脸颊上和明朗的前额上,但这又是一种不能使人感到满足的笑意,而当你注意观察她的微笑时,笑意瞬间消逝了,似乎又显露出一缕令人动情的迷恋。这尊塑像,游客从不同的角度或带有不同的心情去看她,神态不同,忽而似在微笑,忽而又好像收敛了笑意,显得无限哀伤隐泣,忽而又好象正在凝神遐想,不禁引发游客对她命运的遐思。这不但表现了作者

(下转 58 页)

[1] 张钦纂修明《大同府志》卷三《坊牌》第 57 页。

[2] 黎中辅纂清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二十第 769 页。

[3] 黎中辅纂清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五第 90 页。记载的街道名称有：西箭道、都司街、和阳街、鼓楼东街、鼓楼西街、广府街、塔寺街、十府街（现已衍变为东十府街、

南十府街、西十府街、北十府街）、武定街、王城街、户部角、棋盘街、北大街（现名大北街）、四牌坊东街（现名大东街）、钟楼西街（名已消失，溶为大西街一部分）、云路街等。胡同一条名为帽铺胡同。

[4] 《明史》卷一百一 表第二 第 1795 页。

（作者工作单位：大同市博物馆）

（上接 45 页）

娴熟的技巧，而且也充分地表明了作者对于人体解剖的熟悉和对心理学知识的高深造诣。这就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传神艺术所赐予人们的艺术魅力。

我们静立于这些侍女群像之间，不仅可以看到她们轻巧的举止，而且仿佛可以感觉到她们微微的呼吸，听见她们清脆的笑声，快乐的言谈以及悲伤时的哀叹，从而清楚地了解这些侍女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深切体会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教授在《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杰作》一文中，评定晋祠宋塑侍女像为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作品之一。另一位著名的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称这组雕塑是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成就。

晋祠的宋塑侍女像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是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山西地处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晋祠自古以来就是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它那迷人的山光水色和珍贵的文物荟萃，不知拨动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心弦，写下了千百首赞颂的诗篇。

它的美，就在于自然景观和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相结合而又和谐统一。它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辉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了工匠艺人的创作灵感。这是诞生精美绝伦的宋塑侍女像的重要源泉。

总之，晋祠的宋代彩色塑像是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园地上盛开的一枝艳丽之花。它蕴藏着无名艺术家们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它表现出的极具震撼力的传神艺术魅力，给人们以艺术美的享受和启迪，使无数游客目迷心醉，留恋忘返。不仅如此，晋祠宋塑侍女像所运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对于研究我国古代人物的造型艺术，研究我国宋代的衣冠服饰和宫廷生活制度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丁灏 太原市天龙山文管所；
谢枫 太原市晋祠博物馆）